

隆多里姐妹

隆多里姐妹

郝运 王振孙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LES SOEURS RONDOLI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隆多里姐妹
Longduoli Jieme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03,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4}$ 插页 3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570

ISBN 7-02-001281-7/I·1180 定价 3.10 元



作 者 像

作者木刻像：颜 仲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 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隆多里姐妹.....	1
老板娘	45
小酒桶	55
他?	64
我的舅舅索斯泰纳	75
安德烈的疾病	87
被诅咒的面包	96
吕诺太太的案件	105
一个哲人.....	113
伞	124
门臼	138
相遇	147
自杀	160
勋章到手了!	168
夏莉	177

隆多里姐妹·

献给乔治·德·波尔托-里什

1

不，——皮埃尔·儒弗内说，——我不了解意大利，然而我曾经有两次想进入意大利，却都在边境上停了下来，总也没能朝里走。不过这两次企图使我对这个美丽的国家的习俗有了一个迷人的概念。我剩下要做的是了解城市、博物馆和这片土地上比比皆是艺术杰作。有朝一天我将再次试试到这片不可穿越的国土上去冒一次险。

您听不懂吗？——让我来解释解释。

一八七四年，我突然想去看看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个念头产生在六月十五日前后，正是春天蓬勃的活力促使您心里萌发出去旅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五日的《巴黎回声报》。当年七月收入同名中短篇小说集。

① 乔治·德·波尔托-里什（1849—1930）：法国诗人，剧作家。莫泊桑的朋友。

行，去爱的强烈欲望的时候。

然而我并不是一个爱好旅行的人。变换地方我觉得是徒劳无益、使人疲劳的事。火车上的夜晚，在车厢的摇晃中睡觉，脑袋疼痛，四肢酸麻，等到在这个滚动的盒子里醒来，浑身疲惫不堪，皮肤上的那种污垢感觉，撒在您眼睛里，撒在您毛发上的那种像粉末一样飞扬着的污秽，吞下肚子去的那种煤烟气味，在餐车的穿堂风里吃的那种低劣的饭菜，我看对寻消遣找乐子来说，是个可憎的开端。

在“特别快车”这个序幕之后，我们还有旅馆的沉闷，大旅馆里满是人，却又是那么空落落，房间陌生、阴郁，床是那么可疑！——我珍爱我自己的床胜过一切。它是生命的圣殿。我们把疲惫的肉体赤裸裸地交给它，好让它使我们的肉体能在洁白的被单和温暖的羽绒被里得到体力的恢复，得到休息。

在那上面我们找到了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爱的时刻和睡眠的时刻。床是神圣的，它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崇拜，我们应该像爱我们在世上拥有的最好、最美妙的东西那样去爱它。

掀开一张旅馆里的床上的被单我不能不感到一阵由恶心而引起的哆嗦。夜里有人在里面干过什么事呢？在这些床垫上睡过的，是怎样的一些不干净的、令人厌恶的人呢？我想到了每天都能接触到的所有那些丑陋不堪的人，难看的驼背，长满脓疱的皮

肉，使人联想到脚和身体上其他部分的、肮脏的手。我想到了您迎面遇上了会给您送来一股大蒜味或者令人恶心的汗臭味的那些人。我想到了畸形，化脓，病人的汗，人类的所有的丑恶和所有的污秽。

所有这一切都曾经出现在这张我将躺上去睡觉的床上。我把脚伸进去，感到一阵恶心。

还有旅馆的晚餐，身处在所有那些讨厌的或者怪诞的人们中间、时间拖得很长的客饭式晚餐，以及在饭馆的小桌前，面对一根加了罩子的可怜的蜡烛，孤孤单单一个人进食的可怕的晚餐。

还有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度过的那些凄凉的晚上呢？您知道还有什么能比降临到一座外国城市的黑夜更愁闷的吗？在像梦中一样使人惊奇的熙熙攘攘、车来人往中间，您朝前走去。您望着这些您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永远不会见到的脸，您听着这些用您甚至一点也不懂的语言交谈着与您毫不相干的事的噪音，您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您的心收紧，您的腿发软，您的精神沮丧。您就像逃跑似的朝前走，朝前走是为了不回到旅馆去，在旅馆里您的失落感会更强烈，因为您到了那里就像是到了自己家里，然而这是个任何人付了钱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家的地方。最后您倒在一家灯光明亮的咖啡馆的椅子上，咖啡馆的镀金饰物和灯光比街上的黑暗压得您更加难受千倍。于是在侍者跑着端来的那杯淌着白沫的啤酒前面，

您感到自己孤单得可怕，以致于有一种疯狂的念头攫住您，有一种赶快离开的需要攫住您，您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不管是什么地方，为了不停留在这儿，不停留在这张大理石桌子前面和这个明亮的分枝吊灯底下。您猛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真正是孤单的，永远是孤单的，到处是孤单的，而只有在熟悉的地方，熟人间的接触才会给您带来人类友爱的幻觉。正是在这种被遗弃的时刻，在遥远的城市里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时刻，人的思想才会变得广阔，变得明确，变得深邃。在这种时候一眼就可以看清楚整个人生，不是透过希望的镜片看见的，没有受到后天养成的习惯的欺骗，也没有受到对永远梦想着的幸福的期待的欺骗。

正是走得越远，越能理解一切有多么近，有多么短暂，有多么虚空。正是在寻找未知中能够发现一切有多么平凡，完结得多么快。正是在跑遍地球的过程中能够看到它有多么小，而且几乎到处千篇一律。

啊！那些夜晚，在一条条陌生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害怕它们超过世上的一切。

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独自一个人从事这趟去意大利的旅行。我决定让我的朋友保尔·帕维依陪伴我。

您认识保尔。对他来说，世界，就是生活，就是女

人。像他这样的男人可以找到不少。人生由于有女人的存在，在他眼里变得富有诗意，光辉灿烂。地球之所以适于居住，仅仅是因为有她们在上面；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它要照耀她们。空气之所以呼吸起来使人感到愉快，是因为它轻轻掠过她们的皮肤，使得她们两鬓的短发飞舞。月亮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使她们产生梦想，赋予爱情一种懒洋洋的魅力。总之，保尔的所有行动都是有女人作为动力；他的所有思想，以及所有努力和所有希望，都是以女人为对象。

有一位诗人^①谴责过这种人：

我尤其厌恶眼泪汪汪的吟游诗人，
他望着一颗星星，轻声念叨一个名字。
骑在马上背后不带着莉瑟特或尼侬，
对他说来广阔的大自然就是虚空的。

这种人也真有趣，他们煞费苦心，
把一条条衬裙系在平原的大树上，
把白色圆锥形的女帽挂在绿色山坡，
为的是吸引人对这可怜的世界感到兴趣。

① 这位诗人指法国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1822—1869）。他是莫泊桑的第一个文学导师。文中的这些诗句引自收在诗集《垂花饰和半圆环饰》中的一首诗。

有着轻微颤动的嗓音的、永恒的大自然！
那些不是单独一人在深山沟里行走，
听着树林的簌簌响声梦想女人的人，
他们肯定听不懂你那神妙无比的音乐。

我向保尔谈到意大利，他起初坚决拒绝离开巴黎，但是我开始把一些旅途中常有的艳遇讲给他听，我告诉他意大利女人被认为是十分迷人的女人，而且使他相信靠了一封介绍信，可以在那不勒斯得到一些妙不可言的快乐。这封介绍信是写给一位叫米歇尔·阿穆罗索的西尼奥尔^①的，认识他对外国游客非常有用。最后保尔被引诱上钩了。

2

我们在六月二十六日，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乘上了特快列车。在这个时期很少有人到南方去，车厢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情绪都很坏，为了要离开巴黎而感到不快，为了向旅行的念头屈服而感到遗憾，怀着惋惜之情想念着如此荫凉的马尔利^②，如此美丽的

① 西尼奥尔：意大利文signor的音译，意思是“先生”。

② 马尔利：巴黎郊区，塞纳瓦兹省有两处地方叫马尔利，一处是叫“机器马尔利”的小村子，有两架抽水机，抽水供八公里外的凡尔赛用。另外一处是叫“国王马尔利”的村镇。两处都在塞纳河边。

塞纳河，坡度如此徐缓的河岸，乘着小船游荡的美好的白天，在岸上打着盹儿等候黑夜来临的美好的傍晚。

保尔缩在他那个角落里，火车刚一开动，他就大声表示：“到那边去真够蠢的。”

因为已经太晚，他不可能改变主意了，我回了他一句：“本来就不应该来。”

他没有回答。但是我望着他，突然想笑出来，因为他看上去快气疯了。他确实很像一只松鼠。我们每一个人的相貌，按照人类的外形，都保留一种动物特征，好像作为他原始种族的标志。有多少人长着獐狗的嘴，山羊、兔子、狐狸、马和牛的脑袋！保尔是一只变成人的松鼠。他具有这种小动物的灵活的眼睛，红棕色的毛，尖尖的鼻子，小巧、伶俐、柔软、好动的身体，另外在总的外表上还有着一种相似。天晓得！手势，动作和举止的相似，仿佛是来自遥远的记忆。

最后我们俩都陷入了睡梦之中，是铁路上那种响声不断的睡梦，常常被胳膊、脖子上的可怕抽筋和火车的骤然停顿所打断。

醒来时火车正沿着罗讷河驶去。很快地知了的叫声从车窗外传进来。这种叫声仿佛是热烘烘的大地的声音，是普罗旺斯^①的歌声，它把南方的愉快

① 普罗旺斯：法国东南部古地区名。

感觉，把晒烫了的泥土的气味，种着叶子呈灰绿色的矮壮的油橄榄树的、多石的、明亮的乡土气味，送到我们的脸上，送进我们的胸膛，送进我们的心灵。

火车又停了，一个铁路员工开始沿着列车奔跑，嘴里喊出一个响亮的“瓦朗斯”^①，一个带着乡土音的，浓重乡土音的，真正的“瓦朗斯”，总之，知了的刺耳音符已经让我们尝到的那种普罗旺斯味道，随着这声“瓦朗斯”又重新进入我们的体内。

一直到马赛^②，没有什么新情况。

我们下车到餐厅去吃中饭。

等我们再登上我们的车厢，已经有一个女人坐在里面了。

保尔喜出望外，朝我看了一眼，手不自觉地捻着短短的小胡子，接着略微抬起帽子，用五根分开的手指梳理由于这次夜间旅行变得乱糟糟的头发。接着他在陌生女人对面坐下。

不论是在路上，还是在社交场合，每逢有一张新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我都会像着了魔似的，非要猜出在这个相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灵，怎样的智力，怎

① 瓦朗斯：法国城市，在巴黎东南五五四公里的罗纳河边，是德龙省省会。

② 马赛：法国东南部濒地中海的第二大城市。从巴黎南下的火车到马赛后沿地中海朝东行驶，经过土伦、戛纳、尼斯、摩纳哥后，进入意大利境内。

样的性格。

这是一个年轻女人，非常年轻，非常漂亮，肯定是一个南方姑娘。一双眼睛十分美丽，一头乌发十分好看，呈波浪形，略微有点髻，那么浓密，那么旺盛，那么长，好像很重很重，只要看看它们就能感觉到它们压在头上的分量。她的穿戴很漂亮，像一般南方人那样稍稍有些缺乏审美感，因此她看上去有点粗俗。她的相貌端正，但是缺乏那种优雅，缺乏风雅人士的那种完美，缺乏贵族女子生而有之的、作为比较高贵的血统的遗传标志的那种淡雅风度。

她戴的手镯太粗，不可能是真金的，她戴的耳环上镶着的透明宝石太大，不可能是钻石。她整个人有着一一种我也说不清的属于平民的东西。可以猜想得到，她说起话来嗓门一定非常大，时时处处都会指手划脚地叫嚷。

火车开动了。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她的位子上，眼睛凝望着前面，保持着心中有气的女人的那种沉着脸的姿势。她甚至没有朝我们看一眼。

保尔开始跟我聊天，为了引起注意，说了一些矫揉造作的话，就像商人炫耀他们的优质商品来激起欲望一样，他卖弄谈话的内容来引起兴趣。

但是她好像没有听见。

“土伦！停两分钟！有餐厅！”铁路员工叫喊。

保尔招呼我下车，一到月台上，他就立刻问：“说说看，这可能是怎样一个人？”

我开始笑了：“我呀！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这无所谓。”

他非常激动：“这个轻佻的女人，真是又漂亮又娇嫩。怎样的一双眼睛！但是她看上去好像不高兴。她一定是有什么烦恼；她对什么都不注意。”

我低声说：“你是白费力气。”

但是他生气了：“我没有费力气，我亲爱的；我觉得这个女人很漂亮，仅此而已。——要是能和她讲讲话就好了！但是和她谈什么呢？我说，你有什么主意吗？你没有看出她可能是怎样的人吗？”

“说真的，我没有看出。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她是一个蹩脚的女戏子，在一次私奔以后又回剧团去。”

他看上去生气了，倒好像我对他说了什么使他难堪的话，接着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看法？我和您相反，觉得她挺有教养。”

我回答：“看看那些手镯，我亲爱的，还有那些耳环，那身打扮。如果说她是一个舞蹈演员，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她或许是一个马戏演员，不过更像一个舞蹈演员。她整个人有着那么一股戏院子气味。”

这个想法显然使他感到很窘。“她太年轻，我亲爱的，才二十岁出头。”

“可是，亲爱的，有许多事在二十岁以前就能做，